

一堂别开生面的乡村诗歌课

□ 阳江日报记者 / 杨辉南

“五一”假期第二天，在阳春市八甲镇一间小打印店里，一群文学爱好者自发组织一场读书会。他们围坐一起，拿着《阳江日报》，声情并茂地朗读报纸副刊作品的视频，在网上引起了关注。

是什么缘由让他们对报纸副刊这么珍视？又是什么样的土壤滋养了扎根乡村的文学爱好者？5月8日下午，记者带着疑问，来到八甲镇，探寻读书会的发起人。恰巧，在八甲镇中心小学的一间教室，记者遇到了读书会的发起人，也是打印店的老板林梦光。

林梦光正结合自己的学习、创作历程，给学生讲诗歌课。阳光透过窗户落在课桌上，几十张稚嫩的脸庞带着好奇，望着讲台上手捧报纸的林梦光。他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土生土长的八甲人。

“亲爱的同学们，下午好。”带着家乡“涯话”口音的开场白，让同学们一下子亲近起来。“我喜欢写诗、读报，是个诗歌爱好者。”他举起手中的《阳江日报》，“这份报纸已经40岁了，今天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和她的故事。”

缘分是从30年前那个寒冷的夜晚开始的。

那是1996年的冬天。毛毛细雨夹着北风，路灯昏黄。22岁的林梦光加完班，骑着一辆旧单车经过春城街道龙湾路，轮胎被铁钉戳穿。他只能推着车，一脚一脚地走在风雨中。

“小伙子，这么晚了还没回家吗？”一个声音穿透寒冷。街边小报亭里，一位中年男子招呼他避雨。报亭木架上，摆着各种报纸杂志。

“这是我们阳江本地的报纸，我会向它投稿，有几首小诗已经被采用



了。”男子说，手中拿着一份《阳江日报》。

那一刻，林梦光心头一震，仿佛有光闪过：我喜欢文学，也做过作家梦，可不可以试一试？

从此，林梦光一有空就去报亭买报纸，把副刊上的散文和诗歌当作课本。投出去的稿子一次次石沉大海，但他没有放弃。有段时间到外面工作，后来回乡创业，工作之余因文结缘，认识了一群本土作家。

2017年7月25日，他的处女作《相思烟雨》刊登在《阳江日报》副刊。“那天，看着报纸上自己的名字，欣喜若狂。”他对孩子们说。此后《母亲，我数着星星想你》《走过父爱的桥》……几十首诗歌、散文陆续登上副刊。

讲到这里，孩子们听得入神。林

梦光放下报纸，目光柔和地扫过教室：“一份好的报刊，必然有能引发共鸣的好作品，必然有给人们带来温暖的文字。”

接下来，他翻开《阳江日报》，带孩子们一起品读。

“哪位同学愿意为大家朗诵？”刚开始，大家还有点胆怯。不一会，一只小手高高举起。一位同学站了起来，拿起话筒，清亮的嗓音响了起来：“春天来了，校园里惠风和畅/寻一个安静的树荫/轻翻几页书卷/让心有个停靠的地方……”

紧接着是另外几首诗歌，孩子们开始争先举手朗读。读完后，林梦光问：“写得好不好？”“美不美？”“那大家能不能写出来？”

教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回答：“好！”“美！”“能！”

“现在请大家拿起笔，写一首属于自己的诗，把心里的话，用最美的方式写出来。”

教室静了下来。窗外的风掠过树梢，沙沙作响。孩子们拿着笔头，皱着眉，又渐渐舒展开来。十分钟后，第一只手怯生生地举起，接着，一首小诗诞生了。

“风，轻轻悄悄地来了/转眼，又轻轻悄悄地离开了/它带走了昨天/带走了眼泪/它抚平了伤痕。”

“理想像一叶扁舟/在海面上乘风破浪/经受风雨的挫折/可舟还是在夜幕时到达成功。”

“落日正在沉入山里/晚风，穿着薄薄纱裙/呼呼地从我的窗边溜过/我静静地趴在窗边/听它/轻轻为着它的春天/唱了首歌。”

……
每首诗朗读完，教室随即发出掌声。

临近下课，林梦光让孩子们说说这堂课的感受。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：“诗歌可以带来精神上的享受。”“诗歌照耀着我们的梦想。”“我看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，体验到了诗歌的魅力。”

林梦光微笑着听完，最后说：“希望今天种下的种子，会在你们心里发芽，要好好生活，要爱生活，用文字去温暖别人。”

三十年前，一份报纸照亮一个风雨夜归青年的诗歌梦想。三十年后，那个青年回到家乡，把这束光，传递到了下一代孩子的手中。

左上图：林梦光和八甲镇中心小学学生分享读报和写作故事。 谭文强 摄

小美谷寮

□ 藤 壶

谷寮村隔着一片沙滩，便是大海。村民自古下地种田、出海捕鱼。这些年，顺应时势，发展旅游副业，改造几座老屋经营民宿，日子日见殷实。

谷寮村的民宿，环境清幽，干净典雅，游人慕名而来。村子合起半山，围拢一个村场。几座老屋，坐在山间怀抱里，小姑娘似的，招人喜欢。好客的景致虽不多，一个小土墩却惹人喜欢：泉水绕着土墩，叮叮咚咚，流向远方；土墩上一丛翠竹，如孔雀开屏，数枝新篁，伸向天空，又弯下腰来，造出一片浓荫。游人小憩而坐，或吟诗和唱，或对景写生，或自拍留影。内心不禁惊喜：遇上了世外桃源！

午间村场，蝉鸣几声，更觉寂静。走进民宿，品茶闲聊，看蝴蝶在三角梅上乍歇还飞，困乏消散得无影无踪。也有人用指尖频繁拨动手机，将视频和相片发送到朋友圈，分享谷寮村迷人的风情，和它悠闲的慢时光。

谷寮村有土地360亩，居住约60户人家。从老屋的形制、垒砌的用料，可知它历经了两三百年的沧桑。村后一条小道，被青苔、杂草遮蔽起来，坎坷不平，亦不清楚它的前世。最年长的村民，曾走过这条小道到村外谋生。大路修通后，小道就人迹罕至了。路旁一棵参天大树，躯干雄伟，树皮满是褶皱，树根缠得重重，记录了岁月的风霜。这棵树生命至今旺盛，今春又萌发许多新枝。

眺望天空，白云悠悠。谷寮走在当下，也走向未来。我对农家说：把艺术家请进来吧，他们会喜欢这里，小而美的谷寮村，会给他们丰富的想象和灵感。这里的古今岁月，村场与老屋，传统与创新，有讲不完的故事；谷寮村会长出更大的翅膀，飞得更远。村民告诉我，这些年，文化艺术走进农家，正改变着谷寮村。村场舞台，欢声锣鼓一场接一场上演，村口处的艺术馆，是书画家的创作交流之所。今年春节，我带着不满两岁的孙女进村，偶遇一场海洋生物工笔重彩写意画展。小孙女在红红绿绿的画幅之下，蹦蹦跳跳，牙牙絮语；走到画家曾仲作老师跟前，乐个不停；或走到书摊来，翻看画册，如遇万花筒一样兴奋。回家的时候，小孙女抓住画室的门框，不愿意放手。那天，谷寮村来了很多游人，欣赏画家笔下缤纷的海洋世界。“如今的谷寮村亦农、亦商、亦文，村民劳作之余，唱着山歌喝咖啡，品着海鲜观画展，坐卧蓝天乐太平。”游人如是说，话语中充满羡慕……

走出村场，来到了村口。一边，村场里的老屋在改造；一边，小洋楼在增建。小洋楼成排立在大路旁，一副新农家的面孔，时尚之下，依然有老屋的纹理。老屋是凋敝中被春天唤醒的生命，它拂去身上的尘土，接受文旅融合的洗礼，获得新的生命力。

谷寮村很小，行程不足一小时，我却走不出对它的留恋。亦家亦景，可居可游，这样的小美村场和农家小院，怎能叫人不爱它？文旅之风缓缓吹来，以万紫千红之态进入古乡村，期待谷寮村有更美景致与特色风情，吸引更多的目光！

甘醇醉人，心有所向。谷寮村湛蓝的天空，宁静的时光，温婉的烟火，让人们在困苦中放闲；余生倘能留在这里，将拥有不尽的抒情与安逸。谷寮村温润的阳光与流动的溪水，濡养心灵、平和性情。小小的村场，时间富

足得任人消磨。悠闲味及烟火气，是谷寮村的画风。景致不必宏大，人心即美好；古村不必繁华，烟火相融，便是至高的风情！

“黄皮小院”是谷寮村民宿的神来之笔。这座“广东最美民宿小院”常常留住游人的脚步。那棵黄皮树，布满风霜的痕迹，然果实甘醇，从院子里伸出枝条，撩得游人心醉。走入院子里，典雅的院落，温馨的居室，展示了农家人追求富足、闲逸生活的理想。烟火底色之上，重塑了农家的气质，饱和了农家的意愿：复兴路上不掉队！心有所属，我把目光投向另一间庭院，那门楣上赫然书写“COFFEE”一行英文，字母行间透出咖啡的味道，融入谷寮的乡风里；农家喜欢陶艺，把作坊移到院子里，给游人，也给自己，增添一点人生的乐趣。我登上二层阁楼，环顾四周，文化艺术在村场老屋小院里萌发绽放，不久将要开花。这方古老的乡土，需要更多的玫瑰种子，让芬芳溢满农家。

树高数丈，不离盘根。我试图了解谷寮村名字的真实由来，却找不到答案。历史不容我生编捏造，却容我联想——“谷寮”二字，或许刻着祖辈们对上苍的感恩，寄托他们朴素的情感。谷寮村的水田不多，能产粮食。小时候偶尔到谷寮村去，会见到绿油油的水稻；秋收时节，稻田翻动层层金波，田间沸腾如市，镰刀收割的稻谷，堆满了仓廩；才放下镰刀，又吹响号角，船桨划近鱼汛，渔船满载渔获而归……粮鱼皆丰，村民没有忘记粮荒之时。他们知道，海滩上的木麻黄树林，阻挡住了台风暴雨，海滩后面的稻谷，才长得饱满。唯内心守住“保存米柜，增收百谷”“莫使金饭碎，常怀谷米心”的古训，才可平安度过灾荒。如今村场上两个储谷的囤子，虽然没有囤谷，可它表达了谷寮村民对天地馈赠的感恩；红红的“丰”字，写满村民的感动；对大地情深，唯唯唯……

甘醇醉人，心有所向。谷寮村湛蓝的天空，宁静的时光，温婉的烟火，让人们在困苦中放闲；余生倘能留在这里，将拥有不尽的抒情与安逸。谷寮村温润的阳光与流动的溪水，濡养心灵、平和性情。小小的村场，时间富

足得任人消磨。悠闲味及烟火气，是谷寮村的画风。景致不必宏大，人心即美好；古村不必繁华，烟火相融，便是至高的风情！

“黄皮小院”是谷寮村民宿的神来之笔。这座“广东最美民宿小院”常常留住游人的脚步。那棵黄皮树，布满风霜的痕迹，然果实甘醇，从院子里伸出枝条，撩得游人心醉。走入院子里，典雅的院落，温馨的居室，展示了农家人追求富足、闲逸生活的理想。烟火底色之上，重塑了农家的气质，饱和了农家的意愿：复兴路上不掉队！心有所属，我把目光投向另一间庭院，那门楣上赫然书写“COFFEE”一行英文，字母行间透出咖啡的味道，融入谷寮的乡风里；农家喜欢陶艺，把作坊移到院子里，给游人，也给自己，增添一点人生的乐趣。我登上二层阁楼，环顾四周，文化艺术在村场老屋小院里萌发绽放，不久将要开花。这方古老的乡土，需要更多的玫瑰种子，让芬芳溢满农家。

树高数丈，不离盘根。我试图了解谷寮村名字的真实由来，却找不到答案。历史不容我生编捏造，却容我联想——“谷寮”二字，或许刻着祖辈们对上苍的感恩，寄托他们朴素的情感。谷寮村的水田不多，能产粮食。小时候偶尔到谷寮村去，会见到绿油油的水稻；秋收时节，稻田翻动层层金波，田间沸腾如市，镰刀收割的稻谷，堆满了仓廩；才放下镰刀，又吹响号角，船桨划近鱼汛，渔船满载渔获而归……粮鱼皆丰，村民没有忘记粮荒之时。他们知道，海滩上的木麻黄树林，阻挡住了台风暴雨，海滩后面的稻谷，才长得饱满。唯内心守住“保存米柜，增收百谷”“莫使金饭碎，常怀谷米心”的古训，才可平安度过灾荒。如今村场上两个储谷的囤子，虽然没有囤谷，可它表达了谷寮村民对天地馈赠的感恩；红红的“丰”字，写满村民的感动；对大地情深，唯唯唯……

甘醇醉人，心有所向。谷寮村湛蓝的天空，宁静的时光，温婉的烟火，让人们在困苦中放闲；余生倘能留在这里，将拥有不尽的抒情与安逸。谷寮村温润的阳光与流动的溪水，濡养心灵、平和性情。小小的村场，时间富

足得任人消磨。悠闲味及烟火气，是谷寮村的画风。景致不必宏大，人心即美好；古村不必繁华，烟火相融，便是至高的风情！

“黄皮小院”是谷寮村民宿的神来之笔。这座“广东最美民宿小院”常常留住游人的脚步。那棵黄皮树，布满风霜的痕迹，然果实甘醇，从院子里伸出枝条，撩得游人心醉。走入院子里，典雅的院落，温馨的居室，展示了农家人追求富足、闲逸生活的理想。烟火底色之上，重塑了农家的气质，饱和了农家的意愿：复兴路上不掉队！心有所属，我把目光投向另一间庭院，那门楣上赫然书写“COFFEE”一行英文，字母行间透出咖啡的味道，融入谷寮的乡风里；农家喜欢陶艺，把作坊移到院子里，给游人，也给自己，增添一点人生的乐趣。我登上二层阁楼，环顾四周，文化艺术在村场老屋小院里萌发绽放，不久将要开花。这方古老的乡土，需要更多的玫瑰种子，让芬芳溢满农家。

诗苑

游海门莲花峰怀古

□ 叶植众

胡尘蔽日海门秋，望帝孤悬峙碧流。
但觉涛声仍震耳，料知渔唱已闲舟。
丹心岂共河山碎，青史长留骨气讴。
七百九年临故垒，莲花依旧恨悠悠。

注：望帝，指莲花峰上的望帝石；七百九年，指文天祥诞辰790周年；莲花，石裂莲花典故。

梨花吟

□ 何国权

一树晴光绽绿芽，琼枝缀玉净无瑕。
庭前洒落千堆雪，院里空余万点霞。
露润晶莹凝泪水，风翻素袂似轻纱。
他朝春老芳菲尽，缕缕香魂入岁华。

初夏

□ 关波

为看景上亭台，依旧迎眸锦绣堆。
雁阵排云春未远，蝉鸣饮露夏初来。
一锄好雨田堪溉，满院芳菲手自栽。
谢却荼蘼花更有，石榴开后紫薇开。

立夏感怀

□ 梁宗志

东风解缆送春归，绿树荫浓夏日肥。
额外新蝉鸣翠柳，庭前乳燕试轻衣。
闲耕绿蚁消长昼，静对青山远俗机。
莫道时光转眼逝，心闲处处是芳菲。

卜算子·夏荷

□ 关明

碧叶舞风前，粉朵摇波上。阵阵香浮暑气消，引得游人赏。
鱼戏水中天，日暖湖波漾。独占清凉景里闲，忘却来时状。

三甲罗村晨韵

□ 蓝方柱

罗山叠翠鸟鸣飞，村寨环田碧水清。
雾霭晨曦相映透，宜人生态自天成。

佳作欣赏



三春晖（国画）
梁韶光

遥远的灯火

□ 李不黑

小学六年级时，我们要上晚自习。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，电力还很紧张，晚上上自习，常被突如其来的断电打断。教室立刻陷入漆黑，同学们随之骚动起来。为了通过毕业会考，争取更多时间来复习，我们想到了自制灯火来照明。

那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有装药的蜡丸，成了我们做灯的最好材料。放学回家，我翻箱倒柜，四处寻找蜡丸。等蜡丸积攒够了，蹲坐在门口的石板上，用小刀一点点地从上面刮下蜡皮，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平底的小铁罐里，压实压紧，中间再放上一根“腊巾”做灯芯，一个简易的蜡油灯便做好了。

可想而知，这样的灯火并不通明，火苗微弱。昏黄的光影朦朦胧胧，照在书本上字迹也是模模糊糊，看久了眼睛酸涩发疼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它没有灯罩，风一吹，灯火左右摇晃，一不小心会烧着书页，引起火灾，甚至造成事故。

为此，老师三令五申禁止私制灯火，如有发现，一律没收。可在那一个无灯可用的夜晚，我们也只能抱着侥幸，守着这一点微弱烛光，在昏

暗中低头苦读。
灯火稀缺的年代，走起夜路来，是一件格外艰难的事，也成了我童年最深的恐惧。那时镇上没有一条水泥路，更别提路灯，下了晚自习，同学们陆续散去，最后只剩我独自一人，踏上坑坑洼洼的土路。

夜色如墨，路边的树影张牙舞爪，最让人胆寒的是，中途必须绕过几座荒寂的坟头，荒草在风里沙沙作响，每一步都走得提心吊胆。下面的情节你可以自行脑补出来：一个小女孩，攥紧拳头，大气不敢出一口，像一头受了惊、发了疯的小牛，埋着头朝着家的方向横冲直撞，脚步快得几乎要摔倒。

这样胆战心惊的夜路，我日复一日走着，直到离家去外地读高中，终于摆脱儿时时刻在心底的惶恐。

我当时想，倘若现在有一处灯火该多好呀，哪怕是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火光。因为它能给我驱散黑暗的希望，给我坚定往前走的勇气。时光流转，走过半生，这样的“灯火”，我终究还是没寻找到，还是一个人走着“夜路”，还是独自扛着前路

家里的灯火同样昏暗。那时家里挂着几盏白炽灯，瓦数却不高，都是十瓦的。光线昏黄，根本照不亮整个屋子。年少不懂事的，理想家里为什么不买高瓦数的灯泡，害得我晚上没法认真温习功课，觉得父亲太过吝啬。换个瓦数高一点的灯泡，又能多出多少电费呢？有一次赌气似的跟父亲提起换灯泡，父亲把我痛骂一顿：“死仔包，你叫醒水，你来当家咪得咯！”

如今人到中年，身为父人，独自撑起一个家，才真正读懂当年的父亲。原来父亲的节俭不是吝啬，而是一个男人对家庭深沉的担当。他不是舍不得一盏灯的光亮，而是肩上扛着全家的生计，柴米油盐，衣食住行，样样都要精打细算。每每想起父亲佝偻着身子、默默操劳的背影，眼眶总会不自觉泛起泪花，心底暗自惭愧。

那些年，那些遥远的灯火，昏黄、微弱，甚至带着几分狼狈。但是这些散落在记忆深处的点点微光，藏着少年时的胆怯与期盼，藏着父亲无声的疼爱，成了岁月里最难忘的光影，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路。

墙上的娘

□ 高汉武

书包还没放 娘就先开腔
肚子饿不饿 功课怎么样
还没叫上一声娘
小伙伴就在门外嚷

行李还没放 娘就先开腔
肚子饿不饿 工作怎么样
还没叫上一声娘
发小的电话就在响

车子才开离 娘就先开腔
肚子饿不饿 孙子怎么样
还没叫上一声娘
身后的孩子就在嚷

如今回到家 两鬓已染霜
胃口好不好 眼睛怎么样
连屋间上一声娘
只看见墙上的一张相

花草二题

□ 蔡旭

两棵凤凰树

五月时分，两棵本来就站在一起的凤凰树，却摆出了不同的态度。

一棵飘出了一树红云。一棵却保持着一贯的青绿。

许多手机争先恐后地拍摄了兴高采烈的怒放，而忽略了似乎不合时宜的沉默。

即使画面中，不可避免地也拍下了不开花的树影，也要被会选择的剪刀无情地裁去。

喜欢或不喜欢，都是正常的。但不能就此断定，谁对谁错。

有话可说时，完全可以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

不想说，不愿说的时候，也得允许把话，留在肚子里。

万绿丛中一点黄

草丛，一片绿色的海洋里，兀然冒出一朵黄花。

不若万绿丛中一点红，没有那么鲜艳夺目。

一条黄色的小船，差一点就被绿色的波涛淹没。

这朵花，应该就是这种草里长出的吧。

为什么千棵万棵草，就只开了一朵花？

为什么其他千棵万棵草，都能忍住不开花？

为什么别人不开，它竟敢自作主张开了花？

这一朵花，它不张眼四望，不瞻前顾后，不看别人眼色，不闻群众议论，就自说自话开花了。

它不人云亦云，也不管人云或不云，它自己就“云”了。

在赛场上，无疑是一种抢跑行为。在大合唱中，它就是不听指挥的独唱。

它不识时务，不近人情，不懂行情，不顾风情，不可理喻，不看僧面与佛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这样心花怒放了。

它有话就说，有话敢说，用不着忍着，用不着憋着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

多么自然。多么自信。多么自尊。多么自爱。多么自立。多么自强。多么自由。多么自在。多么自得。多么自豪呀！

这一朵黄色的小花，开在绿色的草丛里。

没有人去摘，没有人想摘，没有人敢摘。

它是给人们欣赏的，是给世界赏识与赞颂的。